

巧遇羅漢畫古今

呆頭鵝

每次去東京，都想到安排不同區域的旅館，因為東京各區域都別有風味，和不同的歷史沉積，這次定在芝公園附近，在地圖上看，週邊有頗大的增上寺及東京鐵塔，團紀彥告訴我，在幕府時代，由皇城畫出的南北軸線上，北有上野寬永寺，南邊就是增上寺，都是德川幕府家的風水之地和靈廟，各有六位幕府將軍都埋骨於此。

由羽田機場坐電車到濱松町，就已經很近了，馬路作端景就是增上寺，氣派恢宏，後方的小山頭上，就是東京鐵塔，寺的週遭稱做芝公園，寺東側就是東京王子飯店，原來都是寺產，但在幕末時期此寺成了過街老鼠，寺產陸續被割讓出去，一部份成了芝公園，公園中立了個牌子，本來是寺內辦的舊式學堂，在明治維新時曾被改為日本第一個現代小學，顯示了此寺在日本歷史中的地位。這裡雖歷史悠久，但舊建物大多毀於二戰空襲，除了幾座山門之外，連主堂都是戰後新建，比東京鐵塔老不了多少。

二十多年前來出差，好幾次被旅行社安排在東京王子飯店下榻，這次舊地重遊，除了記得東京鐵塔的夜景之外，竟然對此區全無印象，我幼時家旁多是農家，見多了家禽家畜，聽長輩說鵝是最笨的，每天逛來逛去都很高興，因為什麼都不記得，到那裡都是重新觀光一次，所以看來我也是呆頭鵝之類無疑。



羅漢雙展

增上寺正在展出寺寶五百羅漢畫像的一部份，森美術館正在展出村上隆的畫作五百羅漢，也是一種聯展。

增上寺的收藏，是十九世紀的知名畫師狩野一信所繪，原來 1855 年東京大地震，有超過 4000 人往生，增上寺的源興院於是委託了這個系列來為眾生祈福，每幅圖中都有 5 個羅漢，共一百幅，這項巨大的工作維持了十年才完成，開始不久寺中的住持就過世，到了繪製尾聲時，連狩野自己也過世了，所以最後 4 幅是他的弟子依照草稿完成的。

在 2011 年東北大地震後，因為災變後，卡達是第一個捐助賑災，為表感謝，著名藝術家村上隆也製作了五百羅漢畫像，最初在杜哈展出，目前在森美術館展出，在日本也算是首展。村上集合了 200 多名藝術系學生，在一個月內創作出來，高 3 米長達 100 米，據說是世上尺

寸最大的畫。

通俗的力量與趣味

在網上查查資料，知道羅漢又稱阿羅漢，是得了智慧，可以看破紅塵，跳脫人世輪迴的得道者，較之而中國佛畫早期以佛陀為主，到宋朝羅漢的主題蔚然成宗，但是羅漢畫在中國留得不多，似乎都被日本僧人帶回去了，而且世代流傳，都有新的創作。佛陀畫較為正式嚴肅，以表現神性，或者是呈現佛經故事為主，而羅漢畫比較隨興與藝術化，題材也比較自由，就像是羅漢也比佛陀菩薩更接近人，這似乎就是羅漢畫吸引人之處。

羅漢到底有幾個？在印度原是十六個，到了中國加成十八個，京劇中有十八羅漢鬥孫悟空的熱鬧武打戲，是大鬧天宮的一部份，每個羅漢武功武器都不同，不知和十八般武藝有無關係，但西遊記的書中沒有這段，孫悟空到大雷音寺，必是見到八菩薩，四大金剛，五百羅漢，三千揭諦，不論羅漢是十八或五百，都是很多的意思。

我對佛學和佛教藝術的認識止於章回小說、傳統戲劇、和寺廟中的雕刻和壁畫，但深為狩野一信的羅漢畫吸引，因為其線條和濃重的色彩，以及畫中的地獄的慘狀，人世間的業報與輪迴等，都與我有限的認識相應，但顯然他也深受浮世繪的影響，圖畫深具故事性，也許就是這種通俗故事與通俗繪畫的結合，使得狩野的畫具有特殊的感動力。

但有許多內容，都像是記載羅漢們的遊歷，遍及三千大千世界，廣閱人世間的眾生相和悲歡喜樂，既有悲憫又有幽默，令我覺得狩野不是一個傳統畫匠，他對於人世與宗教，有他寬闊而自由的觀點，有如心理學大師榮格所說，創作的過程中，許多埋藏的記憶和潛意識都會浮現出來，因為畫了十年，描繪的題材又跨越人神鬼之間，因此很直接而真實得流露出當時人們的心理樣貌，彌足珍貴。

村上隆的作品，如其固有的風格，將日本的動漫轉變成藝術，將羅漢畫卡通化、寓言化、精神分析化了，以集合資源流線式快速生產出來，在人們受現代主義和精神分析的洗禮之後，都已很習慣這種超現實的畫面，但所有的羅漢仍是古裝，和現代人的意識有落差，所以畫得這樣大，讓觀者走進一個虛擬的世界，而狩野的 100 幅，則像是用長遠的觀點看一個真實的世界。

如同村上隆的生產過程，說是藝術，或許這更像是所謂文創，拿傳統的元素做為原料，轉變成符合現代口味的產品，兩相比較，並看不出歷史的縱深，只覺得是新瓶舊酒，也越發顯示

了增上寺收藏的可貴。

滅佛聯想

幕末時期，有如「雙城記」的第一句話：

「這是最好的時代，也是最壞的時代，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,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」，在尋求蛻變與世界化的過程中，無論是尊王攘夷的維新派，或是傳統的幕府勢力中，都有許多狹隘激化的思想，在投機份子和腦力不足的人的操弄下，製造了許多慘劇鬧劇。當時為了強調文化自主性，曾有過提倡神道，毀佛滅釋的風潮，增上寺雖然本來就是神佛並存，但是成了狹隘的排他主義的鬥爭對向，曾遭兩次放火和破壞。

唐武宗時也曾發生所謂「會昌滅佛」（西元 845 年），唐朝皇家都是鮮卑人，可能都有些許白種人血統，杜甫「哀王孫」中描述安史之亂，逃難人群中一眼就看出皇家子弟，因為「高帝子孫皆隆準（高帝的子孫都是高大鼻子）」，所以向來提倡世界主義的開闊文化，擁抱草原、西域、和印度文化，佛教乃至於景教（中亞基督教）兼容並蓄，但安史之亂後，文明走入衰頹疲累，繼而轉變成狹隘的本土保護主義，把外來文化當做仇敵，這時也波及景教，教徒於是冒充道教活動，據說呂洞賓的事跡，許多都是耶穌的神跡所轉變，其『救劫證道經咒』雜有古敘利亞語的景教讚美詩歌，直至今日，道符仍然寫得龍飛鳳舞，難辨其意，其實當初是古敘利亞文，到現在成了一種風格，如同這些畫風的流轉，文化流傳和轉變的廣度，深度，速度，其實都是超過一般的想像甚多。

孟浩然詩云：「人事有代謝，往來成古今，江山留勝跡，我輩復登臨」，增上寺經過多次劫難，今日能夠仍然保有寺地的和收藏，真是個大家的福氣，讓村上隆可以借佛獻畫，讓我等好事者可以穿鑿附會，如孫悟空的筋斗雲，直翻到九霄雲外去了。

增上寺展覽網站 (至 2016 年 3 月 23 日)

<http://www.zojoji.or.jp/takara/event/>

森美術館展覽網站 (至 2016 年 3 月 6 日)

<http://www.mori.art.museum/contents/tm500/>